



上 册

青草娃娃·····	胡志英(1)
长发不再,爱情依然 ·····	海 天(4)
苹果女孩·····	小 可(8)
毕业了,我的爱情呢·····	陈 蓉(12)
烛光里的初恋 ·····	赵广存(16)
爱情的帽子 ·····	佚 名(19)
初 恋 ·····	约翰·沃尔特斯(23)
梧桐雨声 ·····	邬丹莉(26)
苹果爱情 ·····	罗 斌(33)
“星期七”男孩 ·····	季 风(38)
爱是一场冷雨 ·····	曹燕飞(43)

飘走的云	王 静(48)
苦涩情感	星 星(54)
喊出你的爱	渐 敏(59)
爱情路上	秦 人(63)
残梦难醒	陈彦辉(69)
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楚天山(73)
梅 子	齐云翔(78)
心情点心	罗 西(80)
错置的季节	郭 玲(85)
欠你一片红叶	李红叶(90)
爱的谎言寂寞	郑云秋(96)
主动出击	紫 怡(98)
爱是默默的.....	张林波(101)
月缺月圆.....	郭春临(103)
如果你肯等我长大.....	李 巍(107)

总想拥有一个你..... 冰 辉(111)

浅 秋..... 李建新(116)

下 册

为爱祈祷..... 赵灯军(119)

雪 莲 花 闵佩清(123)

天使少女..... 白嘉楠(125)

日 记..... 张 帆(128)

红色的影子..... 牟 玲(130)

那吉他声..... 邹春洪(132)

大学恋情..... 刘思雨(134)

两次初吻..... 白 果(140)

明明白白我的心..... 绿 萍(144)

为了爱,我们必须分手 雅 洁(147)

笨男生的爱情鸟..... 妮 妮(155)

朦胧的爱..... 许海滨(160)

请把我的情感留下..... 马晓静(163)

我的故事没有路·····	苏 冬(167)
生命过客·····	陈文钟(171)
婆婆丁开什么花·····	杨君臣(173)
远去的燕子·····	陈修琪(178)
错,错,错·····	田 埂(181)
初 恋 鸟 ·····	沈晓雪(185)
勇敢的爱情·····	丁 娜(189)
嫉妒的陷阱·····	华菲儿(194)
明天会下雪·····	燕 语(198)
第一个吻·····	苇 蒿(203)
十七岁的梦·····	赵 慧(206)
给你一杯白开水·····	龙志松(208)
为爱而挣扎的长发·····	李海燕(210)
美丽相约·····	邹旖旎(213)
错过春天的第一丝新绿·····	夏 芳(216)

美丽的谎言·····	贾婷婷(219)
记得我们有约·····	梁宇清(223)
别吵,别吵,紫贝壳·····	厉 迎(226)
生活的浪花·····	庚月娥(228)
迷惘的情缘·····	南 方(230)
撑一把伞,站在雨中 ·····	赋 渔(233)
想念紫藤花·····	黄彦彦(236)



青草娃娃

◆ 胡志英

冬日，寒风呼啸的街头，他在礼品店外徘徊。她的生日即将来临，他多么想给心仪的女孩买个礼物，表明他暗恋她的心迹啊！他终于鼓足勇气，迈进了那家装饰精美的小店。看着柜台里时尚的礼品，又看看不菲的价格，囊中羞涩的他只能竖起衣领尴尬地离开。

“买个青草娃娃吧，只要两元。”一位中年妇女迎面走过来。他看到她的篮子里满是青草娃娃，用各色的花布和橡皮筋扎成娃娃的样子，面部还缝了黑黑的眼睛、红红的嘴巴，很可爱。花布里面包着泥土，顶上撒着花籽草种。

“你每天给它浇水，大约半个月以后，种子就会发芽，长出青青的草，很逗女孩子喜欢的。”妇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一个劲儿地怂恿他。他想，她的年龄足够做他的母亲了，应该不会骗他吧，于是他拿出攥了很久的钱，数了两个1元的硬币给她。

回到宿舍，他把青草娃娃放在窗台上。每天用自己的茶杯浇水时，他都怀着虔诚的心祈祷：快点儿发芽吧，快点儿长出一片青草吧。是啊，在这灰暗的严冬，他送她一片绿色的春意，这样别致



的礼物，肯定能打动她的心，然后，他们将甜蜜相爱……

在她的生日 Party 上，她的追求者们送来了许多礼物，有生日蛋糕，有高档时装，有芬芳的鲜花，甚至有人送了昂贵的首饰，摆在桌上，琳琅满目。

他也来了，两手空空地来了，他的青草娃娃没有发芽。她满怀期待地望着他，她其实早已注意到他灼热的目光，而且他的才学、他的气质都令她怦然心动。她等待着今天晚上他当众向她表白，她就可以幸福地挽住他的手臂，谢绝其他人的追求。然而，他不敢迎接她目光，在这一大堆奢华的礼物面前，他自惭形秽，如坐针毡，躲到了最阴暗的角落。终于，晚会还未结束，他就离开了。他甚至没有告别，一起身就匆匆地来到门口，当然，他也没有看见她暗藏的幽怨和伤心。

他心灰意冷，再也没给青草娃娃浇水。

紧接着就要期末考试，他忙于复习功课，把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压抑自己不去想她。他暗暗发誓：等他将来有钱了，一定要给她买最昂贵的礼物。

放寒假了，大家都收拾行囊，准备回家。他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片绿，仔细一看，青草娃娃的头上竟然真的长出了一片嫩绿的青草！压抑很久的思念，突然像这些青草一样蓬勃起来。自从那天晚上起，他一直没去找她。他把青草娃娃揣在怀里，飞也似的跑去找她。





他顾不上等车和坐电梯，一路飞跑，当他大汗淋漓地跑进她的宿舍时，已经人去楼空！她的老师告诉他，学校已于前天放假，她和男朋友一起走的。

他只觉得心里一下空荡荡的，一直等待着欣赏青草娃娃的好时机，与所爱的女孩儿共尝这生命中最甜美的一场盛宴。然而，好不容易等到青草娃娃发芽了，心爱的人却已去了远方。早知如此，应该在生日那天送给她，两人一起浇灌这爱情的幼芽。

恋爱中的人总免不了许多莫名的顾忌，以为还有时间可供挥霍，还有机会可以重来。因为自己还不够好、不够富有或者不够有势，在自卑里悄悄逃避着对方的眼睛，一味认定未来才是最佳时机……生活存在多少变数：等到所有的期待都成空时，你才明白，幸福当初离得那么近；等你终于有勇气正视时，幸福早已从你怯弱的指缝间溜走了……



长发不再,爱情依然

◆ 海天

我和枫在高中就是很要好的同学,又一起从湖南考入武汉这座美丽的江城。我俩就读的大学一所在武昌,一所在汉口。刚开始,我和枫不咸不淡地联系,无非是你给我挂一个电话,我给你写一封短信。大一下学期的某一天,枫突然不告而至,诡秘地塞给我一封夹着玫瑰的情书,然后红着脸在学校的足球场荡来荡去等候“判决”。枫的求爱方式虽然有点老土,但还是打动了我那情窦初开的芳心。从那一天起,我与枫双双坠入了爱河。

大四那年,枫到外地实习,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将我一头浓密的长发摧残得如同沙漠的植被,东一束西一株的。在室友们夸张的叫声中,我气急败坏地将镜子摔得粉碎,拿着毛巾冲进洗手间哭得天昏地暗。哭累了,拿一把木梳将所剩不多的头发细细整理,可怜曾经引得枫无限爱怜的芳草地,仿佛北风席卷百草折,萧瑟一片了。

是夜,我如煎锅上的小鱼,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虽然医生说,只要坚持治疗,短则三五月,迟则一年后就会恢复“本来面目”,但我怎忍将如此容颜去面对青春,去面对心中的他?!





第二天,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校园。晚归时,我悄无声息地提着一大袋美容书籍、生发药剂和一顶宽松的帽子潜入寝室。万幸的是,其时正值入冬,我戴上那顶红帽子虽说牵强,但也不至于遭人盘问。那呆子正在外地,使我有乘隙与这该死的脱发作殊死而不懈的斗争。想到此,心底绝望之余又升起了一丝希望。

但枫还是回来了。一个周末下午,我在食堂吃饭,枫冷不丁地来了,问:“你怎么戴了一顶红帽儿?身上还有药味,生病了吗?”

“你闻到了什么味?”我紧张极了,可怜兮兮地反问。

谁知那呆子看着我饭钵上的菜,笑了:“哈哈,胡萝卜炖羊肉,老实交代,是不是为我买的?”

我又好气又好笑,忙不迭地给他买了一份,心想到底是一个憨实的书虫。镇静下来后,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点遗憾。难道他除了羊肉,真的再没有其它发现?

突然,枫停止咀嚼,一把托住我打过点滴的左手,在我手臂上左闻右嗅。

我生怕他发现了真相,扭头避开他的目光,唬他:“我得了白血病。”

那呆子急了:“好生生的一个姑娘怎么长着一副乌鸦嘴。”

我抽出手帮他扶正了鼻尖上的眼镜,心里一动,嘴上说:“少贫嘴。吃完回校复习功课去。”

人皆云:恋爱中的女孩最美丽。我却惨到混迹于美容院的地步,把从口里抠出来的“油水”换成美容美发的服务票,内涂外服,



憔悴了一颗心。虽然我用尽了一切办法，头上秀发仍没有复苏的迹象，那一丝可怜的希望像越飘越远的柳絮，再也抓不住了。我绝望极了，伤心极了，为自己也为枫。

有很多次，我都想告诉枫真相，但我实在没有勇气破坏自己在枫心目中的形象。枫一次一次打电话来约会，我试图用各种理由拒绝，却又难以自圆其说，只能残忍而霸道地冲着电话说“不！”。

枫其实是一个非常腼腆羞涩的男孩，过了很久，才在一个周六的黄昏跑到寝室找我。那天，我自己跟自己犟上了，满怀无颜以对悲戚，悲壮地怂恿他与我分手。他无言地站在门口，帅气的脸上写满委屈、哀伤与不解。我没有心软，迅疾地关上了门。好久，我听见枫离开的脚步声，沉重地敲打着我的心。当天晚上十点，宿舍管理员找我接电话，我知道是枫打来的，犹豫了一阵，才跑过去接听。当我抓起话筒，留给我的却是一片死寂。这也许是天意，我对自己说。我轻轻地放下了话筒，电话又尖锐地响了起来，这一次是长久，固执的。我流下了泪，是枫，一定是枫！我小心地拿起它，几乎是喊叫起来：“枫，我把真相告诉你吧……”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男孩怯生生地说：“对不起，请帮忙找一下二楼 217 房间的李小雪。”

第二天，我称病没有去上课。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睡了整整三天。三天过去了，没有枫的任何消息。我努力地抗拒着要去找枫的强烈念头，却又下意识地捧起与枫的合影，回想与他相恋四年的点点滴滴，不禁暗自神伤。



过了半个月，还没有枫的任何消息，我实在不能忍受这样自伤的痛苦。幸好到了毕业实习阶段，原本系里安排我留校的，我找到了系主任，央求安排我到长沙一家工厂实习。我几乎是逃一样离开了武汉。在长沙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感到了深深的后悔。然而能怪谁呢，假如爱情是一只美丽的风筝，正是我残忍地剪断了那根长长的红丝线。我因为没有那美丽的、飘飘的长发了啊！

转眼到了毕业舞会，我静静地躲在一隅。激昂而忧伤的萨克斯音乐弥漫天地地飞舞着，一对对恋人在我孤独的世界之外甜蜜地晃来晃去，幽幽的灯光投射到我的身上，倾下一片令人神伤的凄凉。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漫上来，今天大家都是欢乐的，而我游离于欢乐之外。

“现在，舞会进入最后一曲。”主持人宣布，我心里默念，该结束了，我的大学，还有我的初恋。

这时，枫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目光定定地冲到我的跟前，声音嘶哑地说：“我不管了，任它溺水三千，我只要梁子湖（我家乡的湖泊）一瓢饮。”说完，在众人的注目中霸道地拉着我的手，将我旋入舞池。我的红帽儿被人碰掉了；枫欣赏似地看着我又稀又短的头发，“你怎么理了个摇滚歌手头？挺好。”枫的宽容让我眼眶一热，周围的一切都仿佛停止了，一种久违的幸福牢牢地包围了我……



苹果女孩

◆ 小 可

他爱上这个有着苹果脸的女孩，似乎就是从她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咬吃苹果开始的。

她的充满活力的小牙赋予那业已发蔫的苹果以勃勃的响亮的生机。他在那一刻听到了一种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美丽的声音——由白色的“琴键”奏出“绿之果”的格调。

从那少女的口中，他听到了他的爱情。

后来，他骑着他破旧的自行车带着她去看电影。她在腿上搁了个塑料袋，他一边朝前蹬着，她的苹果核也一边在随风“飞”下。

他用耳朵捕捉着她吃苹果的快乐，在她随意地揪着他的衣角擦苹果时，体味着令他头晕的爱情。

看完电影在小饭馆，她只陪他喝一点点啤酒，他却在她的绿色的新鲜的香味中迷醉。这个不爱吃肉，整天以果物为食的女孩是他心中空山灵谷了无尘烟的爱情的化身。

他决定，每天都要让他的她至少吃到一个市场上最好的大苹果。

他是真的做到了。他是靠课余给人家画街头广告挣点小钱





的。他每次去看她都带着一兜漂亮的“红富士”苹果，为此他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喝酒了。他喜欢静静地呆在她旁边，看她的小嘴在红苹果上飞扬跋扈地展开“侵略”。

她对苹果总是那么果决那么霸道，吃的样子是极疯狂极痛快的，可对他的态度却是温柔含蓄的，甚至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句无所顾忌的言语。他感觉得到，她全不像他爱她那般——爱她。

她也不知道，他宿舍的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装了多少个她剩下的已经风干的苹果核。

从他开始送她“红富士”起，她已不再吃那果皮抽搐的“国光”苹果了。他觉得那种3块钱一堆果皮被磕得破破烂烂的果子是不配她的美丽的。他把这话告诉她时，她非常高兴地看了看镜子，而后却又不知为何地叹息了一下。

她已不再随便地找块眼镜布、窗帘之类的东西，或是拽着他的衣角把苹果擦一擦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了，她学会了用一个银亮的小刀优雅地削果皮。他也开始象征性地在她举过来的小刀上，小心翼翼地吃掉一只苹果的二十分之一。

所有的人都把他们看做情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是。

她不知道他为她珍藏着的苹果核，他也不知道她在和另外一个男孩通着信。他只隐约地感到她的心在一个很高很远的地方。但她对他很好，每当他想到毕业，为将来的工作感到愁闷时，她便



会陪他一起说说话,或骑车出去看一场大家都看的电影,不过,仅此而已。

毕业时,他们在别人眼中是极平静地分开的。可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是。

他最后一次看她吃苹果时,心几乎被牙咬出了印才没有告诉她她那上了锁的抽屉里的东西。他是B型血,这种血型据说是极易造成个人爱情悲剧的。

工作后,他们少了许多往来,而他总是安慰自己“不急不急”,反正她也在这座城市里工作。在偶尔的电话里,他们是老朋友的那种很珍惜的语气。

但他还是在她身上寄存着自己的梦。那一晚,很深的夜了,星如雨。他又去看他存着的那些“红富士”苹果核。跨越几年的时空,轻轻拨弄着他记忆中的脆生生的声音,那些声音以一种干枯的方式留存了下来,他舔了舔,有些酸涩。

他是用他的酸涩去品味她的甜美的。他刚刚走近电话机,那电话机竟然以预感的声音响了——天哪,正是她!

依旧是美丽得让他可以呼吸到肺里去的聲音。很珍惜的语气中,有一种他依然捉不住的遥远心思。

然而,她告诉他,她此刻正在纽约。

长久的停滞中,他和她都在克制着彼此难言的落寞。他最后告诉她,他正在制作一件工艺品,她问用什么材料,他静静地说:





“用你剩了几年的苹果核。”

这一年的秋天，在一次艺术展上，一幅获奖作品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是一个用粒粒果核拼接起来的硕大苹果，细心的人们可以看出微微弯曲的果蒂是一对紧紧依偎缠绕在一起的恋人的造型。

今夜，没有星空。





毕业了,我的爱情呢

◆ 陈 蓉

总以为是天生一对,总以为是地设一双,可现实却偏偏将我和他分开。三年了,和晔分手已经整整三年了,原以为爱意会随着时间的悄悄淡去,然而一闭上眼,那往日的景象一幕幕却如昨日重现在心上……

大二那年,我认识了正就读于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晔,他是一个稳重、优秀的男孩子。因为远隔千山,我们的相知全凭着一封封飞鸿。在频频的书信来往中,由于彼此欣赏、倾慕及心灵相通,爱情的幼苗便在我们之间破土而出。

他比我大四岁,因而从我们最初的邂逅开始,他就总是无微不至地关照我。我的学校在北方,每到冬天,他常不厌其烦的“唠叨”我——“多穿点衣服,小心冻着!”“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别感冒了。”……每次打电话,他还爱“板”着面孔“训”我,让我别调皮,别任性,尤其不要因为想他而耽误学习。面对他的“训斥”,我有时与他唇枪舌剑地“对攻”,有时也装出一副委屈样,让他自责自己不“怜香惜玉”。听着他在电话那端一个劲地陪不是,我笑靥如花。而往往